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一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祝廷埜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目録

昌黎韓愈文十

墓誌銘 雜文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

昌黎韓愈文十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絶

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事可撼乃蹐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為其衛冑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

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日載妻子入閿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强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某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師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

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嫗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俟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為嫗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邪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嫗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

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銘

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

趨祗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埋辭

以列幽墟

王安石曰退之善為銘如王適張徹銘尤奇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為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為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强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因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

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為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即與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餧狗鼠鴟鵶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

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為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轝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間即自視衣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匕箸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

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饑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祗修羣女效其所為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喑以為生子獨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於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

不肖者之咀也

朱子曰張徹爲范陽府監察御史其帥張弘靖也誌不出弘靖姓名若有所諱焉耳徹死於亂具載之史其言多出公誌

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

為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鄼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為詩劌目鉥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摋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邪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為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為水陸運從

事試恊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内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於閿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轝歸鄵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况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説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爲叔父繇給事

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愈薦孟郊於鄭餘慶作薦士詩貽之中云有窮者孟郊
受材實雄驁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討横空盤硬語妥
貼力排奡敷柔肆紆餘奮猛卷海潦榮華肖天秀捷疾
逾響報蘇軾讀孟郊詩云夜讀孟郊詩細字如牛毛寒
燈照昏花佳處時一遭孤芳擢荒穢苦語餘詩騷水清
石鑿鑿湍激不受篙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如煮

蟛蜞竟日嚼空螯要當鬬僧清未足當韓豪人生如朝露日夜火銷膏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蟲號不如且置之飲我玉色醪讀此誌參觀二詩孟郊詩之得失具見之矣

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辭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

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一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

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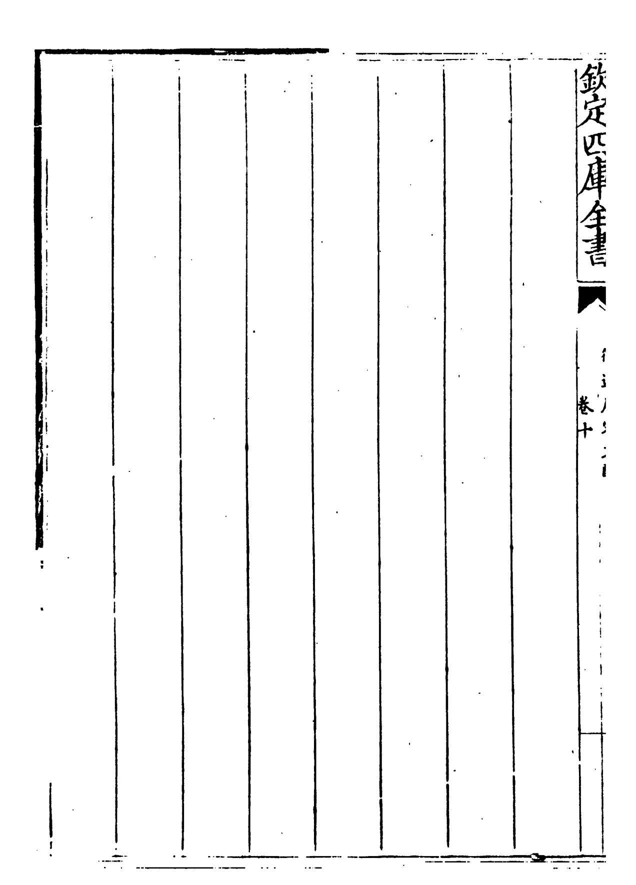
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强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異類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

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
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
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
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
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
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
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
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

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朱子曰此誌作於袁州公之誌子厚詳矣其祭文推
許尤厚劉夢得序子厚集曰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
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
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
於文章少推許亦以退之之言為然又按咸通四年
右常侍蕭倣知舉試謙光賦澄心如水詩中第者二
十五人柳告第三人韓綰第八人告即子厚之子字
用益綰即退之之孫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説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

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蒲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帥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為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

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絶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唐李肇國史補云元和已後為文筆學奇詭於韓愈學苦澁於樊宗師俱名為元和體然則樊韓並重一時而今樊文不少概見矣昌黎曰文無難易惟其是耳又曰

惟陳言之務去夫充務去陳言之意未有不偏於難者樊紹述之文之難可為極其致矣今所傳絳守居園池記王晟劉忱各為之注解句讀要皆未必果得紹述當日所以斷句者也句尚不能得意無問矣然則於孔子所為辭達而已矣者不已遠乎遠乎聖人之言未聞有是者也歐陽修詩曰異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獨出無古初窮荒探幽入無有一語詰曲百盤紆孰云已出不剽襲句斷欲學盤庚書嘗謂商盤周誥詰詰屈聱牙蓋顧衆

之言必從其質古今言異即宋時至今未千年而諸儒語錄即有不可明者可以覆驗也故仲尼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是書中之難解者轉係當日之質言人人易曉者耳若文言之則如典謨及論語之文不如是詰屈聱牙矣然則句讀欲學盤庚書正乃不得其是處如王莽之為詔令載在漢書徒供後人笑具奚益哉六一又云退之作樊誌便似樊文今以絳守居園池記與此文較絕不相似然銘云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

躅退之不應反言之以誤世豈樊文别有不似絳守居

園池記者而今不可見耶

鱷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溪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皆撫而有之况禹跡所揜揚

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伈伈俔俔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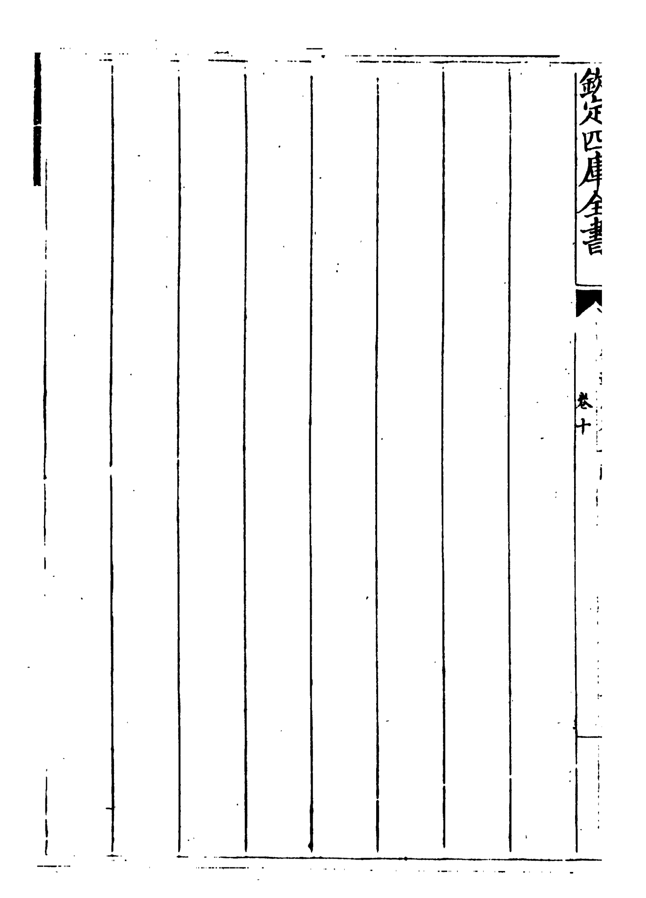
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秀水閒居錄曰鱷魚之狀龍吻虎爪蟹目鼉鱗尾長

數尺末大如箕芒刺成鈎仍有膠粘多於水濵潛伏人畜近以尾擊取盖猶象之任鼻也

朱子考異曰新舊傳皆載公此文初公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谿有鱷魚食民産且盡數日公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其夕有暴風震雷起湫水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州無鱷魚患潮州廟記所謂能馴鱷魚之暴者此也歐陽文忠作陳文惠公神道碑書公通判潮州惡谿鱷魚不可

近公命捕得鳴鼓於市告以文而戮之其患并息潮人嘆曰昔韓公諭鱷而聽今公戮鱷而懼所為雖異其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送窮文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輿粻牛繫軛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粻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彍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砉欻嘎嚶毛髮盡竪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

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於初門神尸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虀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齅臭香糗粻可捐單獨一身誰為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

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為真不知也邪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

以待賔我讐寃凡此五鬼為吾五患饑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為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踈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

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朱子曰唐四時寶鑑云高陽氏子好衣弊食糜正月
晦巷死世作糜棄破衣是日祝於巷曰除貧也小宋
云退之送窮文進學解毛穎傳等諸篇皆古人意思
未到可以名家矣然送窮文與揚子雲逐貧賦大率
相類張文潛曰公送窮文蓋出子雲逐貧賦然文采
過逐貧矣鼂無咎取公此文於續楚詞系之曰愈以
屢窮不遭時若有物焉爲之故託於鬼誚彼窮我者

車船飲食謝而遠之而窮不可去也則燒車與船延之上座亦卒歸於正之義焉

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䨲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㕙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

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强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隂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

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名穎三人者

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嬉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冐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春秋之成

見絶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柳宗元曰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特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

文也世之摹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太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樝梨橘柚

苦鹹酸辛雖蜇吻裂鼻縮舌澁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菖蒲葅屈到之芰曾皙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弛焉而不為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

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
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呫呫然動其喙亦勞甚
矣乎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一目録

河東柳宗元文一

賦　雜著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一

河東柳宗元文一

解祟賦

柳子既謫猶懼不勝其口筮以玄遇干之八其贊曰赤舌燒城吐水於瓶其測曰君子解祟也喜而為之賦

胡赫炎薰熇之烈火兮而生夫人之齒牙上殫飛而莫遁旁窮走而逾加九泉焦枯而四海滲涸兮紛揮霍而

要遮風雷虩虩以為槖籥兮回禄煽怒而㗿呀炖堪輿為甗鏾兮爇雲漢而成霞鄧林大椿不足以充於燎兮倒扶桑落棠膠轕而相乂膏摇脣而增熾兮焰掉舌而彌葩沃無瓶兮撲無篲金流玉鑠兮曽不自比於塵沙獨凄巳而熯物愈騰沸而散𤄊吾懼夫灼爛灰滅之為禍往捜乎太玄之奥訟衆正訴羣邪曰去爾中躁與外撓姑務清為室而静為家茍能是則始也汝遹今也汝遐涼汝者進烈汝者賒譬之猶谿天淵而履原燎夫何

長喙之紛拏今汝不知清己之慮而惡人之譁不知靜
之為勝而動焉是嘉徒遑遑乎狂奔而西傃盛氣而長
嗟不亦遼乎於是釋然自得以泠風濯熱以清源滌瑕
履仁之實去盜之夸冠太清之玄冕佩至道之瑤華鋪
冲虚以為席駕恬泊以為車瀏乎以遊於萬物者始彼
狙雌倏施而以祟為利者夫何為耶

宗元以清靜為禦譏之要譬以身為甌臾待流丸之自
止又若藏於九地之下任烈火之燎原可謂明晰物情

善自為謀者矣雖然其與無入不自得之君子猶有間蓋無入而不自得者入焉而自得非規以出乎其外而始自得之謂也是非者理也得失者命也毀譽者人也以得失聽命以毀譽聽人而唯理之至是者是從其從之也唯曰理在則然不以有我之見往參其間沾沾曰我能從理我無非而有是夫如是則雖萬感雜乘而此一理各隨其萬者以自來自可偏入於鉅萬之中各得其一而萬自畢夫如是猶問毀乎猶問譽乎雖有金玉

難飾太虛堯舜事業如浮雲也雖有汙泥難塗日月齒牙爲猾其何傷已今畏夫赤舌之燒城而逃之清靜之家遊乎萬物之始將堅壁清野索之不可得豈非所爲規以出乎其外者乎猶有所謂我者存是尚不得老子之清靜其於無入不自得之君子遠矣

平淮夷雅二篇

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　皇耆其武於溵於淮既巾乃車環蔡其來狡衆昏嚚甚毒於酲狂奔叫呶以干大刑　皇咨於度惟汝一德曠誅四紀其徯汝克錫汝斧鉞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宥以釐　度拜稽首廟於元龜既禡既類於社是宜金節煌煌錫盾雕戈犀甲熊旂威命是荷　度拜稽首出次於東天子餞之罍斝是崇鼎臑俎胾五獻百籩凡百卿士班以周旋　既涉

於滙乃翼乃前孰圖厥猶其佐多賢宛宛周道於山於川逺揚遹昭陟降連連　我旆我旂於道於陌訓於羣帥拳勇來格公曰徐之無恃頟頟式和爾容惟義之宅　進次於郾彼昏卒狂㝠兇鞠頑鋒蝟斧螗赤子匍匐厥父是亢怒其萌芽以悖太陽　王旅渾渾是佚是怙既獲敵師若饑得餔蔡兇伊窘悉起來聚左擣其虛靡慫厥慮　載闢載祓丞相是臨弛其武刑諭我德心其危既安有長如林曾是讙譊化為謳吟　皇曰來歸汝

復相予爵之成國胙以夏墟度拜稽首天子聖神度拜
稽首皇祐下人　淮夷既平震是朔南宜廟宜郊以告
德音歸牛休馬豐稼於野我武惟皇永保無疆
方城命愬守也卒入蔡得其大醜以平淮右　方城臨
臨王卒峙之匪徼匪競皇有正命皇命於愬往舒余仁
踣彼艱頑柔惠是馴　愬拜即命於皇之訓既礪既攻
以後厥刃王師嶷嶷熊羆是式銜勇韜力日思予殛
寇昏以狂敢蹈愬疆士獲厥心大祖高驤長戟酋矛粲

其綏章右剪左屠聿禽其良　其良既宥告以父母恩柔於肌卒貢爾有維彼攸恃乃偵乃誘維彼攸宅乃發乃守　其恃爰獲我功我多陰謀厥圖以究爾訛雨雪洋洋大風來加於燠其寒於邇其遐　汝陰之茫懸瓠之戕是震是拔大殲厥家狡虜既縻輸於國都示之市人即社行誅　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沄沄既清而瀰蔡人行歌我步逶遲　蔡人歌矣蔡風和矣孰類蔡初胡甈爾居式慕以康為愿有餘

是究是咨皇德既舒　皇曰咨𢠐裕乃父功昔我文祖惟西平是庸内誨於家外刑於邦孰是蔡人而不率從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西平有子惟我有臣疇允大邦俾惠我人於廟告功以顧萬方

穆修曰平淮夷雅非只詞似古人要其理亦不詘於古如公曰徐之往舒余仁等語其於古者勝殷遏劉止戈為武之義豈爽毫髮吾知聖人復起採而錄之以續正雅決矣

聖祖御評 鑒義精 繫拔去 之文

嚴遺詞
然法戒

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鞮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

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啟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

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宦寺之禍列代覆轍相尋唐自天寶以後寖昌寖熾積成甘露之變而天子僅守府矣宗元為王叔文之友叔文敗宗元亦貶唐史懲叔文之黨於宗元無恕辭即昌黎韓愈亦譏宗元不自顧藉貴重雖然考其時宦官既掌禁旅復監天下軍叔文輩欲一旦盡解其兵柄還之朝廷其意非不善也事敗身死當時震於宦寺之威不敢論曲直耳乃至於今尚尤之不止豈非惑哉易不云

乎過涉滅頂凶无咎孔子繫之辭曰過涉之凶不可咎
也若叔文輩當大過棟撓之時不度德不量力涉大川
而不顧滅頂而死當為君子之所哀雖身敗名裂可不
謂之乃心王室乎善夫明陳子龍之論曰伾文之黨欲
盡奪北衙之勢張南衙之權其於國謀不可謂非正也
子厚假晉文以立論謂守原一問得不償失所以申履
霜堅冰之戒者深矣其言可為後世法戒雖然子厚固
未經深考不達左氏紀載之意也夫趙衰者文公出亡

五年所為患難與共者也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則從之衰豈更藉人汲引者且衰已為卿其不以守原輕重明矣而寺人勃鞮者即寺人披文公斬袪之仇也夫豈其嬖倖哉左傳紀此蓋以見晉文此舉於一飯之德必償而殺身之仇歸斯受之無纖芥之憾於中即可為勲戚如趙衰者啇其逘事此其心胸誠有度越千古者耳宗元乃曰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文公踈而不咨外而不求而卒定於内豎若文公之暱愛寺人披

者然豈不濶遠於情事哉然則宗元之垂戒後世雖是也而其尚論晉文則非也

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

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桐葉封弟事雖載史記及劉向說苑然年遠傳訛如此

不可信者衆矣宗元辯此具有確見至云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語尤切至雖然要於其當豈不難哉非具太公無我之量實有正心誠意之學考之詩書博之史籍而識古人之所已經極之民風土俗之不齊物情事勢之屢變而識今時之所宜稱析之入於錙銖而不爽挈之舉乎六合而不遺知周乎萬物而懐匹夫匹婦一能勝予之心道濟乎天下而視堯舜事業若浮雲太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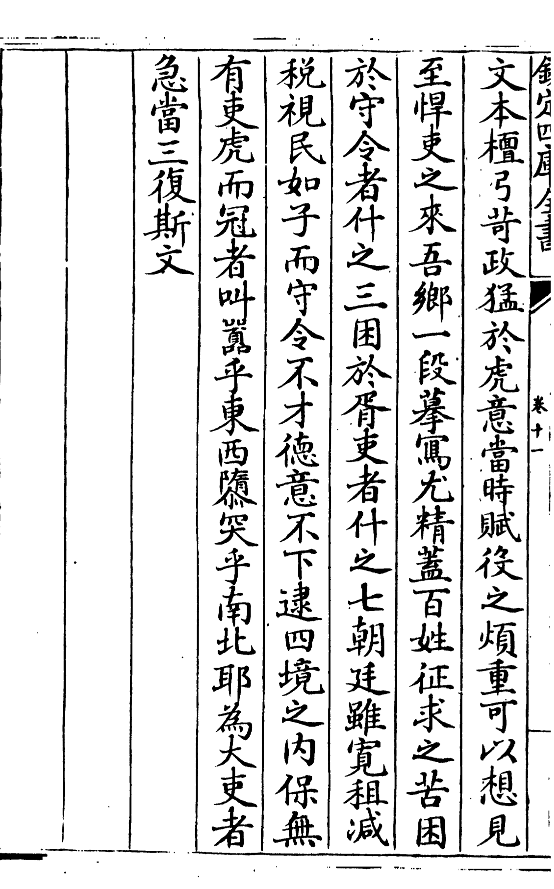
過者其孰能事事要乎其當哉不得其當而不知易自必又有得其當而妄易之者也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君子所以有終身之憂而未嘗一日以位為樂歟成王之詩曰惟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熈於光明於戲其庶幾乎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

氏大慼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

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文本檀弓苛政猛於虎意當時賦役之煩重可以想見至悍吏之來吾鄉一段摹寫尤精蓋百姓征求之苦困於守令者什之三困於胥吏者什之七朝廷雖寬租減税視民如子而守令不才德意不下逮四境之内保無有吏虎而冠者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耶為大吏者急當三復斯文

說車贈楊誨之

楊誨之將行栁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為功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乎衆車之說澤而杼山而侔上而輊下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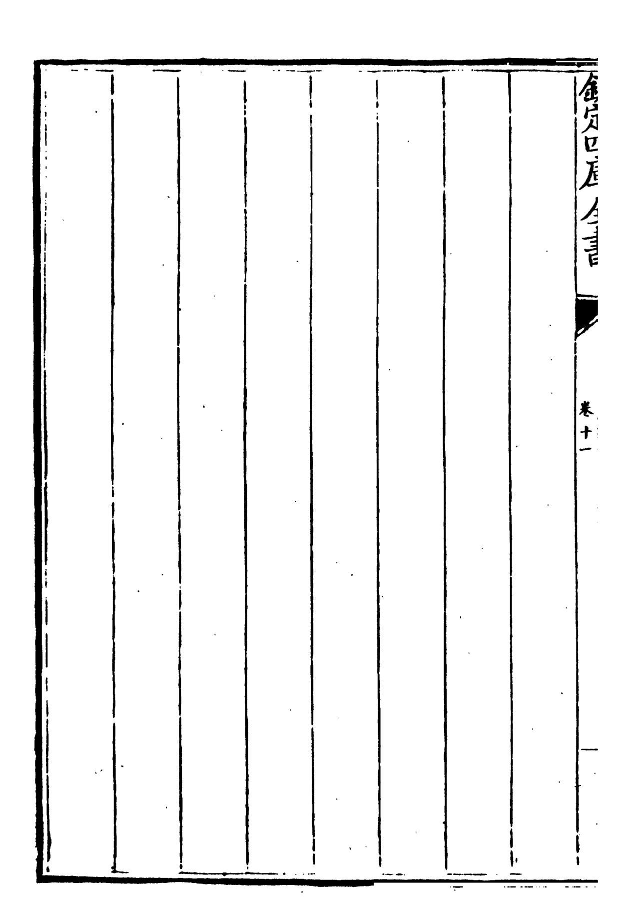
軒且曳祥而曠左草而長轂以戟巢焉而以望安以愛老輜以蔽内垂綏而以畋載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於庭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達而行之者輪恒中者軸揭而固者蚤長而撓進不罪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輈却暑與雨者葢敬而可伏者軾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今楊氏仁義之材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爲古辭冲然而有光其爲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

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引焉而且御乎物若輮高以遠乎汚若葢下以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駟牡騑騑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為六官右為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蓄狗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

耳矣誨之吾感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圜其外者未至故説車以贈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出辭氣遠鄙倍其一也纂組六經之語左仁右義聲周咳孔無異於聖人而片言單辭不覺流露以是知誠之不可揜而文之不可以為偽也宗元説車以喻君子以成德為行者信善矣乃謂孔子在夾谷視叱齊侏類蓄狗則其平日之多曠於禮大類陽處父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氣象畢見矣按史記

夾谷之會孔子兩度趨進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舉袂而言請命有司左傳則曰齊使莱人以兵刦魯侯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夷裔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合而觀之爲睹所謂叱齊侯類蓄狗者耶此文洵美如玉矣而斯語者非大珪之纇哉



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售咸譽清疾病疕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

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
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
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
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
仇耳彼之為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
是得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
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
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

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栁先生曰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居者反爭為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韓愈所為私傳皆其人於史法不得立傳而事有關於

人心世道不可無傳者也宗元則以發抒己議類莊生之寓言如梓人如郭橐駝等皆與此同非所爲信以傳信者矣然其議論有可取者則亦具錄於編此篇盖慨交道之如市且謂善賈者必有遠慮有行義若今之交并市道之不若也炎而附寒而棄者之晨鐘矣雖然猶未聞君子之所謂朋友之道也顧嘗論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皆由天定朋友者人事之適然耳而聖人列諸五倫與四者並重何哉於戲人必明於朋友之倫

而後四者之道可幾而明且行也由家言之父子之有慈孝兄弟之有友恭夫婦之有義正固已而情事萬端道心微而人心危何以撤其情慾氣質之偏而趨乎慈孝友恭義正之域誰為講明切究扶掖而閑衛之者非朋友歟由國言之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令而不違者豈曰唯其言而莫予違哉亦曰唯其言而莫違乎天下之人之心也則相與心誠求夫天下之人之心以明夫令之若否者必有師臣焉必

有賔臣焉必有友臣焉非欲盡九州之才俊以供一身之使令也故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貴為天子其朋友之倫未嘗絶也若臣與臣之夙夜交儆以事一人者更為朋友之分之大端矣為長為兩為貳為伍為考為殷為輔内而臺省外而牧守近而聯曹遠而隔域爵有髙卑分有小大而其所謀與所事者莫非所以行天子之令以致之於民以生養安全教訓化成斯民者也然則其相親也如股肱耳目之同處一體雖父子兄弟夫婦

有不可得而踰者以其所係者大非一身一家之事所可比擬此自然而然非彊欲云然而然者也如是而朋友之道可識矣於國無益於君民於家無益於孝弟而猶曰朋友是其朋何朋而其友何友也常棣之詩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是詩也非言朋友不如兄弟之肯禦侮也朋友之義不在禦侮無戎義也不得以身許人如聶政荆軻之為也其次章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是詩也非言待

兄弟不如朋友而譏其共患難不共安樂之謂也喪亂既平既安且寧斯時也何以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未雨綢繆而及時修德乎必將就有道而正焉則非一家兄弟之智謀才力所可任也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言當求友之亟也伐木之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言出谷遷喬撤昏祛蔽而日進於高明未有不求友生而能自得之者也其次章曰既有肥羜以速諸父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其三章

曰籩豆有踐兄弟無遠則初未嘗一言及於友生此以見親親之恩唯當施於諸父諸舅兄弟而所謂友生者不得狎與其間也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各有當矣施親親之恩於朋友正所謂朋友道衰也易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西南者坤方萬物皆致養焉人臣所當勞勤心力耳目之地也故利得朋天下大矣萬事變矣一手一足之烈其奚能為羣策羣力多多益善人若於此而有不欲得朋之心則必所謂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

彦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者也東北者寅方始萬物終萬物者也事之始也當稟其令於君事之終也當歸其成於主義非人臣之所得私夫且不得有其身而安得有朋人若於此而有不能喪朋之心則所為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者也是故推得朋之義則曰朋盍簪曰朋來朋至曰以其彚以其鄰莫非勗其一乃心力勤勞王事之辭也推喪朋之義則曰渙其

羣曰朋亡曰絶類上莫非戒其履霜堅冰尾大不掉之辭也於戲讀易與詩朋友所繫不綦重哉交道既喪庠序之間所謂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以成風俗之美者無聞朝廷之上所謂拔茅連茹彚征並進以成得人之慶者無聞平居嬉遊徵逐握手出肺肝相示而非相勗以忠孝也其在位則結納汲引黨同伐異專以熒惑君上博取人間富若貴則無論炎而附寒而棄即使久要不忘其爲交也猶糞土耳豈曰金石哉柳宗元慨士大夫

交輕相負無歲寒之雅為傳宋清市藥得利之遠以忻動而愧勵之不知苟不達於伐木友生之義大易得朋喪朋之言則雖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其於聖賢所為朋友之道猶是適秦而越其轅者也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為觀遊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

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

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饔飧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大學申之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夫父母之於子無名之可立也惟不以名求而以心誠求故神聽無響而飲食寒暖之宜必適得乎不能言之赤子之心而終未嘗厭其煩長民者民之父母也民赤子也乃有父母之責而未嘗稍存父母之心不以為獲利之區即以為立名之地赤子奚乳焉宗元所言長人者好煩其令民輟饔飧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誠足以為官戒矣雖然其所以至是

者豈以赤子視斯民而致然哉為其以民事為立名之地而致然也果甚憐其民而促耕督穫之勤且劬如是又安得使民輟饔飧以勞吏唯其為此者名也名既至而赤子與我即秦越是以若甚憐焉而卒以禍如心誠求之則或煩或簡於民各有所利也其簡也固種樹者之置若棄也其煩也非即種樹者之蒔若子乎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髙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禄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禄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飭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

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宫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

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隷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

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

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迹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

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髙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巻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壊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

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葢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儲欣曰分明一篇大臣論借梓人以發其端由賔入主非觸而長之之謂也王弇洲乃云形容梓人處已妙只一語結束可也喋喋不已複而易厭如弇洲言是認煞公為梓人立傳而觸類相臣失厥指矣

童區寄傳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毁齒以上父兄鬻賣以覬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梏之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爲僮當道相賊殺以爲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漢官因爲已利茍得僮恣所爲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爲余言之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二豪賊刧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

十里之虛所賣之寄偽兒啼恐慄為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卧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絶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僮大駭將殺童遽曰為兩郎僮孰若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絶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

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為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証竒之留為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刼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子厚未甞為史此文絶似後漢書固子厚之史也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一